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二十四

逸齋

變大雅

厲王之亂有變大雅無變小雅意者大政已失故小不足論歟而幽王之亂二雅俱變何也竊意聖人删詩以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已見於六月之序故不復存變小雅之詩而幽王之變小雅所取爲多以明幽厲之政皆小大並失故也然厲王之亂宣王能興

之幽王之亂平王不復振雖係於宣王平王之優劣亦以厲王去成王爲未遠由成康以下未有失德如厲王者厲王始壊周家之政而宣王之賢足以遠紹文武之丕緒是以興衰撥亂爲中興之冠不幸幽王繼之其亂又甚於厲王則周家大政不堪再壊固已難於整頓況平王天資仰望宣王相去遠甚宜乎東遷之後無復王化之行此幽厲之亂雖略相似而宣平二君中興之功所以不同者蓋如此厲王去成王

實九世鄭氏以爲成王七世孫蓋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上不數成王中不數孝王故曰七世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召穆公即召虎也康公十六世孫康公當成王時陳三詩以自獻其言類皋陶賡歌不忘警戒宜裔孫穆公有乃祖風烈厲王之世雖不見信用屢陳規諫傳

記所載謂厲王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穆公曰民不堪
命王怒使人監謗穆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王既
不能聽其後奔彘大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穆
公曰吾驟諫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大子王其以我
為懟慼乎乃以其子代之既脫大子遂與周公行政
謂之共和晚事宣王立江漢之功穆公之賢其始終
大畧如此觀是詩所陳如綏四方先於惠中國如無
縱詭隨所以遏寇虐卒欲王之德如玉之無瑕玷自

以爲諫爭莫大於此愛君憂國之言不以厲王之不能用而少解非賢者能之乎民勞之詭後世有祖其意爲五噫之歌者君子有取焉

民亦勞止汔許一下同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君師之任在寵綏四方而已穆公首以民勞爲言可謂知言之要也曰民亦勞止則民之勞苦亦極矣汔

終也既至此極王豈可不終少安之乎望王之意爲甚切也中國京師四方諸夏也中國雖不可專謂之京師四方雖可以兼言夷狄然是詩之意則指京師爲中國指諸夏爲四方中間既明言京師四國矣說者不可以辭害意也有惠愛及此京師則四方之人亦可以少安蓋京師根本之地天下治亂之機也王者之惠孰爲大無縱詭隨惠之大者也詭隨指不正之人妄從上所欲者其用心必無良善不過欲悅其

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耳惟於始詭隨之時即不縱之以肅其無良之意是乃用此以遏止其寇虐之患也憯者憂傷之辭也召公謂我所以勸王不縱於其始者蓋始之不從則易爲力及其至於寇虐則甚可憂傷矣憂傷者何以其不畏明明上天勇於爲惡故也然則欲遠人之柔順亦在能治其邇臣之詭隨耳欲定我王室其可不自無縱詭隨始乎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惛怓^(女交)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勞以爲王休

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皆言當少安之每章協韻初無異訓也逑匹耦相聚之貌既少安之則四方之人得以耦聚無離散之患也惛怓惑亂人主也既能知其詭隨而不用則足以肅其惑亂之意不至於爲寇虐使民憂慼也上章既言當察邇臣之詭隨此章則又戒王當察其有勲勞者不棄然後足爲王之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四國猶四方罔極謂其用意不善無有限極也慝惡也旣不縱於始是不使之可以作惡也上章旣言當察有勞者勿棄之此章又戒王當自謹其威儀以親近有德之君子蓋有德之人王苟不加之禮貌則將去之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泄猶沓也紛亂貌能惠中國是不使四方之民憂至
於亂也醜厲猶言醜惡也既能不縱之以肅其醜惡
之意則正道不至於敗壞也戎猶汝也說者謂戎之
與汝詩人通訓古者君臣相爾汝本示親愛小子則
年少之通稱故周之頌詩誥命皆屢稱小子不以爲
嫌是詩及板抑以厲王爲小子意其即位未久年尚
少已昏亂如此故抑又謂未知臧否則年少可知矣

穆公謂王雖小子而用事甚廣大不可忽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遣綣起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能惠中國則四方之國無有被其殘虐者繾綣欲固結人主也既能不縱之以肅其欲固結之意則正道不至於反覆也上章言正敗謂正道不可敗耳此章言正反則以正爲邪以邪爲正不止於敗也以厲王之資穆公欲使之如玉之粹可謂責難於君矣此之

謂大諫歟是詩五章皆賦也

板版凡伯刺厲王也

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左氏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然則凡伯乃周同姓之世卿故至厲王時猶膺伯爵君有過則諫乃其分義所當然故其辭規切人主詆誚同列不爲過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當但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詩人之辭多取重言其義亦非一端其間有取諸物如曰繩繩蓋取子孫如繩之聯也如曰耳耳蓋取六轡如耳之附也是詩上言板板下言管管意亦取諸物云爾板以言其判管以言其虛天命不固而離判故曰板板君臣無聖人之誠實故曰管管癉病也出話謂出令也不然謂無信也詩人多以謀爲猶以無爲靡以誠爲亶謂天命離判則下民受其病朝廷號令無信則爲謀不及遠原其所以號令不信正以無

聖人之誠實耳既無聖人之誠實此謀之所以未遠也以是而進戒於君可謂大諫矣然則號令不信無聖人之誠實豈小過哉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無然泄泄以世辭之輯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亦矣民之莫矣

上章既刺號令不信此章遂戒以上畏天命脩辭令以安民蓋辭令之不脩不特王之過必有代言之人均任其責故詩人並譏其君臣焉方難謂艱難也方

蹶謂震動也子思中庸以顯顯令德為憲憲繼之以有大德者必受命由子思之意則以憲憲為德之大也孟子七篇以無然泄泄為沓沓繼之以言非先王之道由孟子之意則以泄泄為言之非道也今天命方艱難震動而王之君臣無德而憲憲自大出言則泄泄非道民何由而安乎於是誨之曰辭令茍善則王言之出民必和故曰輯民必悅故曰懌洽合也莫定也民和則合而不散民悅則定而無擾所謂發號

施令民説謂之和者如此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五刀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蕘如謡

是詩大抵併譏君臣獨此章專詆同寮蓋人主上不知畏天下不知安民皆由輔佐之不賢上焉無格心之道次焉無救正之言聞賢者之謀乃以爲笑如此則王孰與爲善哉寮官也即就也囂囂猶謷謷也服猶事也凡伯自謂我所掌者雖異職事然與爾比肩

事主我就爾謀此國事乃聽我之言囂囂然彊辯不以我言從事反相非笑古之賢者尚詢訪及於負薪者况於同寮乎蓋所以責望於同列者如此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虐虛老夫灌灌古亂小子蹻蹻其略匪我言耄報莫爾用憂謔多將熇熇酷許不可救藥

謔戲侮也灌灌啓沃也蹻蹻舉趾高也熇熇勢熾盛也天方將降禍虐而王之君臣乃相戲侮而不知懼老夫凡伯自謂也小子指厲王也老者之言雖啓沃

不敢已而厲王蹻蹻然舉趾高而傲我非我之言以耄而妄發所可憂者君臣相戲侮而不知戒懼則禍將至於是又以火喻之始而燄燄猶可救也多至於炎炎熾盛則不可撲滅矣救火如救病然未甚者藥力可攻甚則不可爲列子曰胥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皆謂當早治之耳

天之方懠（才細）無爲夸（苦花）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玷）屎（許伊）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懠怒也夸毗體柔也殿屎呻吟也天方怒王君臣何爲體柔相順從而爲非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乃盡迷亂而無度時之所謂善人者亦尸位而無所爲聞民之呻吟莫敢庇之葵能衛其足有庇下之義莫敢葵者慮終不能庇之故不敢也時旣喪亂民蔑有資生之具亦莫有賑惠之者刺王之君臣不恤民如此

天之牖民如壎許元如篪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亦無自立辟亦婢

此章誨王治民之道在順天之理以開其明耳故曰牖民王勿謂民之愚而可欺也王之所爲循於天理則民之從之也如壎箎之應如璋圭之合如取攜之易壎箎言其聲之能相應者璋圭言其形之能相合者若夫取之於彼攜之於此則凡物皆然詩人既以取攜爲喻又慮王以爲易欲作聰明以益之惟一順天理自然之益則牖民尤爲甚易耳辟字上音僻言

民之邪辟也下音壁言君之立法也民心無常固多邪僻君無自立法以防民蓋慮法出則姦生令下則詐起孰若順天之理以開其明爲易邪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懐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此章誨王用人以固其國當以德爲本以冡子爲助也价之訓善起於毛氏而諸家從之觀詩人藩垣屏翰及維城之喻則是五者皆所以固其國若以价爲

善則五者皆當用善人豈特維藩者乎价與介通用古者行禮有賔則有介蓋介有佐輔之義以詩人之取喻言之藩籬外也垣墻內也屏以蔽其外翰以扞其內城則包是四者而域之者也价人意其大臣之在外爲方伯連帥者故曰維藩大師則大臣之在內所謂赫赫師尹者故曰維垣大邦則大國之諸侯故曰屏以蔽其外大宗則同姓之九族故曰翰以扞其內四者固所以爲國之衛必人主懷之以德乃能使

之安於內外四者既安若可以無憂矣宗子猶言冢子謂大子也大子天下之本也必立冢子以爲君之貳而後國本益固如城然是知宗子爲國之助又非四者之比故城壞則四者雖備無益也天下大計所可畏者獨在於城壞耳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朱用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此章戒王當知敬天以天監昭然不遠人故也天之

震怒誠當敬也誰敢戲豫言必憂戚也天之渝變亦當敬也誰敢馳驅言必惕息也天怒如迅雷風烈之類天變如日蝕星孛之類昊天曰明謂天之始明也昊天曰旦謂明之既盛也出王謂出而治王事也游衍謂退而游宴也衍溢也有流連之意始明而治事既旦而游宴王之所在天必降監無所不及也可不知敬乎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如此也是詩八章其六章七章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箕子陳洪範以王道無偏黨爲蕩蕩孔子稱堯以大而無能名爲蕩蕩則蕩本非不善之訓學者當知古人有善惡通用如極之字可以爲皇極可以爲六極之類然後可與語是詩之義夫道也天也不可以限極而論故皇極之王道帝堯之則天可以爲蕩蕩至於人主之治國家當有綱紀文章若以蕩蕩言之則

無道之極也是詩意其作於厲王監謗益嚴之時故所陳八章皆不敢斥厲王首章則假上帝之蕩蕩以爲言後七章則皆假文王之嘆商以寓意明乎此則所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乃序詩者發明言外之意使序無是言則後之人讀蕩之詩以爲何等詩也奈何反疑序之誤乎就使序之言爲非則首章蕩蕩上帝以下曰疾威曰多辟可以蕩蕩爲美乎學者宜審思之說者曰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

不可與言矣直傷其國之將亡此說得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四亦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與國風魯道有蕩同魯惟蕩然無法度是以文姜肆爲醜行無復忌憚厲王之世無綱紀文章可謂法度廢矣故召穆公以下民之辟爲言蓋詩人以君爲辟者謂其能行法以治人也今厲王蕩蕩然無法度何以爲民之辟哉既不足爲民之辟則是暴虐之君

耳疾威謂暴虐也敢行暴虐故其出令多僻違不順於人情也上言帝不敢斥王也下言天謂上天也上言命謂命令也下言命謂民命也烝衆也諶信也召公嘆斯民受命於天有不可信其初靡不有善終則鮮不爲惡蓋以厲王無法度不足爲民之辟而又暴虐僻違故民胥化之失其性也此亦足以明人之性本善爲政化所移如此一説匪諶謂天命也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如夏商周之初靡不生賢君終則生暴

君以禍民指言周初有文王終乃有厲王故下言夏后殷商亦通然既言烝民則前説爲長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德女興是力

以商比厲王可矣召公之言乃假文王可乎曰召公爲此詩蓋當厲王監謗益嚴之時賢者愛君不能自已以文王爲周之始王聖德尤盛故假其辭猶冀厲王聞之翻然悔過蓋不徒爲此詩也然則假文王之

辭以語他人固所不可假祖宗之辭為子孫之戒召公之用意深矣可以為萬世諫暴君者之法庸可非議哉彊禦者以彊愎禦善之人也掊克者以掊斂為能之人也是人也而在朝廷之位服朝廷之事滔淫也言彊禦掊克之人是天降滔淫之德為國之患王柰何起而力任之乎滔淫之德所謂凶德也自二章以下皆設言商之過猶後世借秦為諭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侯作側慮侯祝周救靡屆靡究

類善也懟怨也寇攘謂盜權爲姦者屆至也究極也

此章言當時朝廷豈無善人而善惡不能兩立故執

義之善人彊禦之徒多怨之乃采流言不根之事對

上言之式用也善人既受誣而去則彊禦之徒專爲

寇攘以用事於內侯維也維相詛祝無有至極無能

窮究蓋小人常態所言之事慮人之不信必爲詛祝

以堅人之聽則能不信者鮮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白交烋火交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無卿炰烋虛驕作氣之貌斂怨以爲德亦凶德也無背後無臣也無側左右無臣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也此章言王所以虛驕作氣於中國專爲斂怨於民之事而不知止者則左右前後之臣皆非賢者故也以怨爲德是怨德猶不分可謂不明矣曰背曰側小臣也曰陪曰卿大臣也召穆公雖賢所謂一薛居

州獨如宋王何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善面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飲酒齊色曰湎言當時君臣上下荒湛于酒湎然齊一也詩人既以滔德爲天降此章言天豈湎爾以酒哉謂德之滔淫固天資之不美而以酒自敗則人之爲也既敗於酒則惟不義之事是從是用其過愆見於容止之間明即晝也晦即夜也既湎於酒則日用

叫號讙呼不知其他曰不義從式所謂縱淫泆於非
彝也曰既愆爾止所謂用燕喪威儀也曰靡明靡晦
則無時不醉矣曰俾晝作夜則不知蚤莫矣所謂君
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
者昏失矣欲無亂得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唐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螗蟬屬沸羹烹飪也二者皆聲之雜沓足以亂人

之聽言當時國是不定發言盈庭雜沓無紀莫知適從君臣上下無小無大皆近於喪亡矣而一時之人尚由而行之不知其非哭怒也覃延也近而中國遠而鬼方皆怒於下而上不知國其危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時是也言商之亂亡不可以爲天之非是商自作孽耳舊德老成之人先王所圖任者也商乃播棄黎老

所以致禍縱當時無老成人先王之典刑舊法尚在也王如不此之聽則國之大命傾喪無日矣言雖無舊人能守舊法亦足以壽國之脉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人亦有言謂時人之言猶所謂諺曰是也顛沛偃仆也揭拔也撥絶也言欲偃仆大木者未去其枝葉先絶其根也人主者固天下之本根今所為如上章所

陳是先絶其根也天下雖未亡而國本先亡無可爲若矣召公愛君之心猶惓惓未已故於卒章謂不獨商如此夏之亡亦如此也使商能以夏爲鑒則商不亡矣既言商又言夏冀厲王之必信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衛武公之事當以經爲信史傳異同不足證也如鄘栢舟之詩謂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而史記乃

謂爲弟武公襲攻自殺且其父釐侯既卒因葬父見攻則不可謂之蚤死矣就使共伯果以襲攻自殺妻既不能報仇又不歸之父母則不可謂之知義矣今共伯死而妻不忍去人以爲義則必無襲攻之事也是詩刺厲王亦以自警國語乃謂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警説者謂懿即抑也且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始即位至幽王時始入爲卿實之初筵所謂武公既入是也然則厲王之世武公特衛之公子耳學者

求其說而不得遂疑是詩爲刺幽王舍經而信傳理所不可究而言之武公爲公子則作是詩以刺厲王至老猶誦之以自警何爲不可哉故去其襲攻之說則經淇奧美武公之德爲可信去其作懿之說則經抑亦以自警爲可信經聖人所删史記國語其事雜出諸家學者可不知所去取哉况抑之名篇以抑抑威儀爲主不當爲懿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爲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隅廉也宫城必有隅廉視其隅廉則宫城可知視其威儀則德可知故君子之威儀能謙下者必德之盛者也人亦有言時人之言也謂人雖或哲或愚然不知脩德則形於威儀者必不能善所謂靡哲不愚也庶人之愚職由其疾之使然也如所謂民有三疾是也哲人之愚則以不知脩德亦自戾其性如所謂罔念作狂是也何以知其能脩德哉見於

威儀者抑抑而謙下是脩德之符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此章言君之所為必有其效競彊也訓畏服也覺明也順聽從也訏大也辰時也君以得人爲彊則四方無不畏服君有覺明之德行則四國無不聽從君以大謨而出命則臣必以遠猶時而入告君能謹其威儀則民必示以爲法則此四者人主所當先蓋人才

既衆德行既脩以規模則宏大以威儀則謹飭爲國之道孰大於是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前二章大槩爲人主所當爲自其在于今以下則皆指厲王之事此章刺荒湛于酒亂政喪德不能用先王之典刑也興猶起也興迷亂于政則自厲王興起之初其政則迷亂而無紀其德則顛覆而無立荒湛

于酒故也王惟湛樂是從曾不念紹述大業之難既不能念其難則不能廣求先王之意恭行明明之典刑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此章言刺王既不知念爾祖遂不知敬天也肆猶遂也尚猶崇也皇天在上弗知崇敬之其爲惡如泉水

之就下流而忘反必至陷溺僭亡而後已於是誨王誠能早夜恐懼洒埽廷內使朝廷清明足以為民之表章猶表也次則脩車馬備器械常若兵戎之將起思患豫防則雖蠻夷亦將遠去而不為患逷猶遠也如此則未至於必亡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簟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質謂人民之朴質也謹謂諸侯之謹度也王無恃人

民之質諸侯之謹以為內外無患當戒其不虞於出令不可不謹於威儀不可不敬必能柔順盡美然後可以安人民懷諸侯故曰柔嘉一或不然則人心將攜貳諸侯將離畔於是申言人主之出令尤不可忽譬之白玉有瑕玷尚可琢磨而去之王言之玷缺不可復救矣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

承

揚雄以德行忠信爲聖人之裏以威儀文辭爲聖人之表然則人主於威儀文辭皆不可忽也厲王不知脩德則於威儀文辭所失必多故詩人於是二者再三言之上章既戒其謹爾出話此章又戒其無易由言蓋出話則王言之出爲號令者由言則凡言所由發在人主亦不可苟也捫持也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謂言一出口莫能持我之舌者逝往也謂言

不可輕任也讎答也報效也謂言之善否則下必響答所謂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也德之吉凶後必效驗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也惠順也使人主其言善其德吉近則朋友順之謂羣臣也遠則庶民小子順之謂羣黎也不止是耳其仁言善政垂於後世子孫以續如繩之聯與天下之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

視爾友君子輯集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亦思

此章誨王之謹獨也輯和也相視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覯見也格至也度測也射厭也視王能與左右之君子爲友和柔其顔色以與之相接亦必有益豈不能遠其過愆然此乃顯明之地皆知脩飭不爲難也必視王在室之時尚不媿於幽隱之地然後爲善王

勿謂幽隱之地人所不見也鬼神實臨之夫神之至也且不可得而測度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思語辭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小子息淺

此章誨王欲行法以治人尤不可不以身爲之法也辟君也臧善也嘉美也君謂之辟者將以行法治人也則吾之德豈可不使之盡善盡美乎德既脩矣則必能淑善其容止不愆其威儀於禮無僭差於心無

賊害如此則足爲天下法矣以已之德爲天下法如投以桃報以李必然之理也已之德有所未至欲天下化之爲善是猶求角於童牛童羊不可得矣徒爲是虛語以惑亂王聽耳小子指王也虹者隨日光而成無其實也故詩人取之

荏而甚染而漸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厲王監謗則其剛愎拒諫爲可知故此章誨王溫恭

以受諫也荏染木柔之貌木性之柔人則緡之絲以爲弓人主有溫柔之質爲德之基本然後人告之以善言於是復借人之或哲或愚為喻謂哲人則能聽善言順德以行之愚人則反以善言為僭差彼庶民之有哲有愚故其心各不同如此人主則不可效愚民不能聽善言也

於烏乎呼小子未知臧否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嗁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暮成

此章言我告王既切王宜悔悟也詩人不以王為不可告語謂王未知善否耳及其手攜而示之事面命而提其耳則告戒可謂親切矣而王猶未悟以王為幼少邪則亦既有子不得為幼少也於是又借凡民為喻謂凡民無自滿之心乃能受教雖年幼亦必速成誰謂蚤能有知至晚暮始成德乎冀王之蚤悟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我心慘慘七感誨爾諄

諄之純聽我藐藐美角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莫報

此章言王未能悟而悔過故憂而且怨也孔昭言甚明也夢夢言亂也慘慘言憂也謂昊天爲甚明乎何爲不知我生之非樂也視王之夢夢然昏亂我心所以慘慘而憂傷也柰何誨王之言雖諄諄之多而王之聽言愈藐藐而遠不以我之言爲教誨之道反謂我之言爲相虐以王爲幼小未知邪亦聿至於耄矣

聿述也有繼之意謂及今不能改過且將因循繼之以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回遹于橘其德俾民大棘

此章言尤悲切冀王之終悟也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謂我之告王者亦舊矣非特今日也王及今能聽用我之言庶幾可無大誨吝況天命方艱難國家將喪亡取譬不遠如夏商之世皆近事

也昊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豈復有差忒奈何回邪遹迷其凶德不知改過從善使民大困甚乎詳味此詩愛君如愛身所謂刺王亦以自警者信矣是詩十二章八章九章興而賦之餘皆賦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其周之世卿歟左氏傳文公元年引是詩以爲芮良夫非名即字也前乎厲王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名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後乎厲王曾

桓九年王使虢仲芮伯伐曲沃平王時也說者謂芮國在馮翊臨晉縣亦西都畿内之諸侯也是詩首言世亂民無所庇至不能安處國將從之中言厲王不能考擇賢相以致貪人敗類在位之人與天下之民皆化之故其終責望在位者爲尤詳

菀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溷采其劉瘼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兄怳填知鄰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此章詩人見桑之柔者菀然茂盛其庇下維均一旦

捋采既盡則下之托其庇者病矣劉盡也瘼病也以喻周德之衰厲王無以庇其民我所以不絶心之憂愴怳塡兮謂憂心惑亂抑塞於是呼天而訴之謂昊天非不倬然而明寜能不憐我乎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恐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此章刺厲王征役之多見其車馬羽旄而深悲之謂亂何時而可平殆無國不泯滅矣周之遺黎將靡有

子遺皆罹其禍如火之餘燼也於是又哀周之天運何如是之頻促也國步猶言天運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

此章嘆天運之窮無生生之資由天不我扶持使我欲止則有所疑欲徂則無所往儻在位之君子實能持心以靜無所事於爭則何人敢生此亂階使至今爲梗而不已邪梗有不靜之意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都但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武巾孔棘我圉

此章言詩人之憂非私憂也亦念我土宇本自安靜何我生不逢時正値天之厚怒所以東西往來無有定處我之遇病如此之多則疆圉之危亦甚急矣僤厚也棘急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章謂王宜圖謀王宜謹毖亂既若茲而土宇日削矣然爲謀爲毖果何事邪我今告王以憂恤誨王以序爵是其事也蓋前日之憂恤以不能序爵故也今而能序爵使賢者能者各當其位則亂可息而憂可去矣如人之手持熱物誰能不洗濯以殺其熱今慮憂恤而不知序爵是執熱物不知往而洗濯也如此則何以能至於善亦相與及於陷溺耳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愛）民有肅心荓（普耕）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此章謂君子之仕亂世如鄉疾風而行氣息尚僾浥而不得舒雖有肅謹之心恐緩於事欲速於所往亦使其力有所不逮及蓋力不能與風敵故也言亂政之拂人情所向不遂如此維不得已而歸耕治稼穡爲善庶可用力於民事以代禄食耳中言稼穡可寶代食爲善者蓋下章云稼穡卒痒則代食又不可望矣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羊良恫通中國具贅苪之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此章謂居於亂世他皆不可爲惟盡力於民事可以代祿食今天降喪亂之甚殆欲亡我王室又生蟊賊以病稼穡痛此中國之人命如贅疣然卒於空虛而後已困苦之極至無力以籲天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此章謂昔之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內則秉持其心外則昭宣其謀以考擇其輔相故其所用者皆天下之所謂善今之所用者皆不順之人衆所不與獨自以爲善欲使人以善人之名歸之蓋其肺腸不與人同是以使民化之皆爲狂悖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所巾

此章謂視中林之鹿猶能甡甡相與爲羣今我之朋

友偕仕於王朝胥鹿之不如乃相爲毁譖不能相與以善是以使我進退惟恐其陷於深谷蓋責同列之不能相處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此章謂聖人能遠慮舉目見百里蓋憂國之言也而愚人初無遠慮見國事如此反狂以喜是以危爲安也國之安危誰不能言何爲畏忌而不言蓋責同列

之不能盡言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廸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此章謂厲王良善之人乃弗求之弗進之殘忍之人乃顧念之重復之蓼莪曰顧我復我言父母之愛子也今王於殘忍之人反愛之如子是使民化之皆貪居亂世肆意為荼毒以相侵暴也

大風有隧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口古

此章謂大風之徑隧由空谷而起喻民之善惡皆有所從來王能用善良之人則民作而應之皆為善行或用不順之人則民之所行皆垢穢之事曰中垢者由中而發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對蒲

此章謂王既不能用善良所用皆貪人以致敗其善

類如大風之徑隧無物不從而靡惡之敗善其烈如此類既敗矣則胥倣胥然我之朋友同仕於王朝者皆不可告語聽我之言則姑應之而已誦我之言則如醉者之笑侮皆由王所用非善良反使我遭此悖戾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赫，呼嫁反）

此章謂嗟朋友而告之曰我豈無知而妄作者如蟲

之能飛時亦爲弋者所得謂已雖不妄作亦時未免於戾皆由無朋友之助故也我於汝旣陰覆之汝於我反來相暴赫豈朋友施報之義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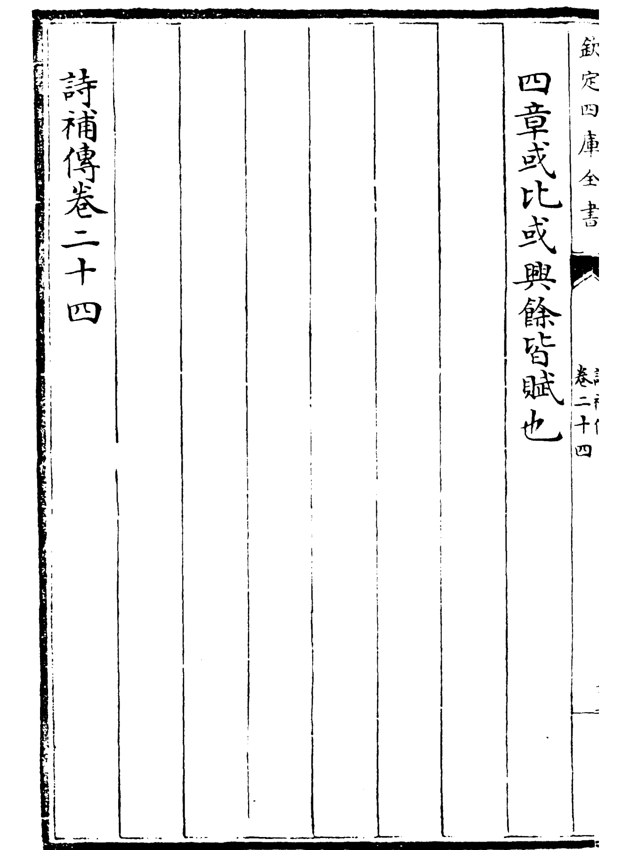
此章謂民之所以罔中者由在位之人有薄德而善爲反覆又於害民之事如恐不克而勇爲之然則民之所以回邪相述爲惡者豈非在位之人好力爭有

以致之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雖曰匪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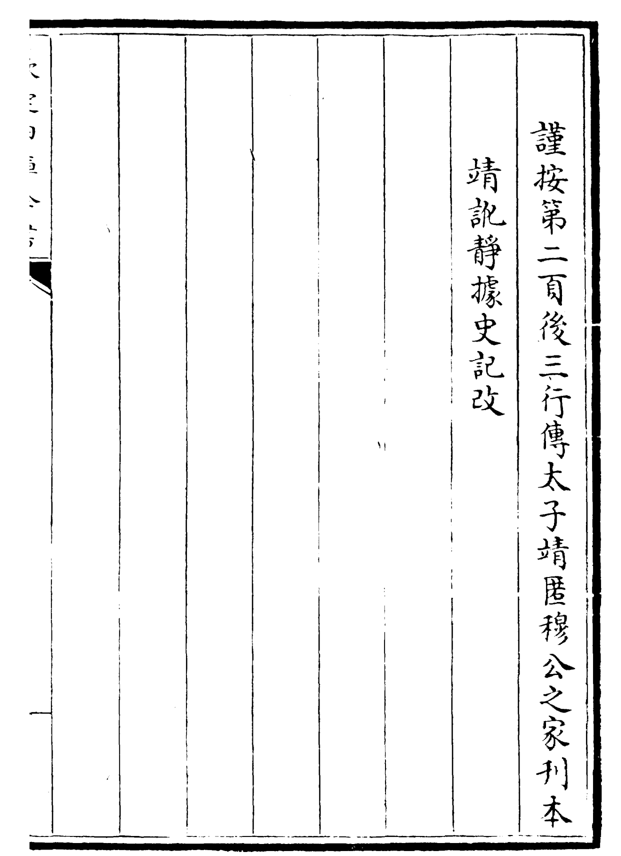
旣作爾歌

此章謂民之所以未定者由上有盜臣爲之寇虐我薄言其不可已反背而見詈矣民何知而可定邪今我已無所逃汝之非雖言非我適爾之過亦旣作此歌矣豈得而諱哉詩人旣不忍緘默又懼禍如此是詩十六章其一章五章六章九章十二章十三章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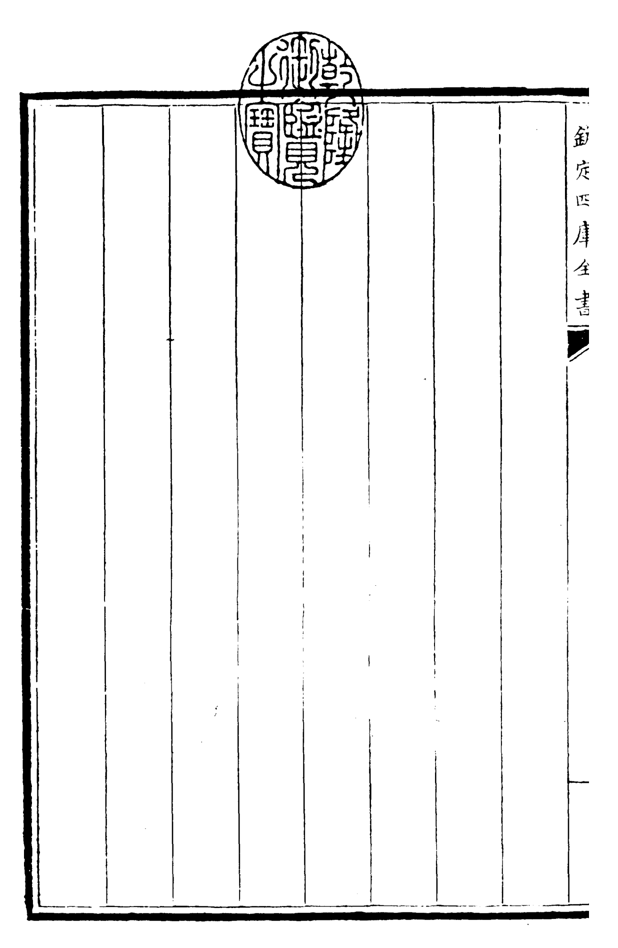
四章或比或興餘皆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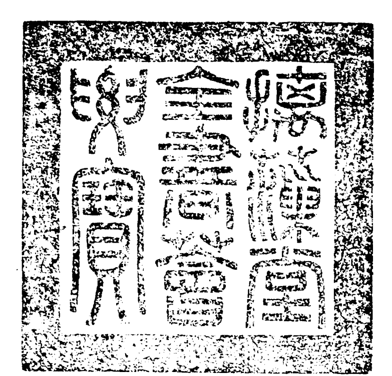
詩補傳卷二十四



謹按第二百後三行傳太子靖居穆公之家刊本

靖訛靜據史記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八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五

逸齋

變大雅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内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下孟欲銷去起呂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扶又仍叔周之世臣也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即其後也

宣王承厲王之暴虐如火之烈有撥亂之志而功未

立也遇裁而知懼而患未弭也側身脩行而未成欲銷去之而未能天下何以遽喜其王化復行哉曰爲天下君者以有民也厲王暴虐不恤其民豈能行王者之化哉宣王興起他雖未及施爲首以百姓爲憂可謂知本矣故天下已深喜之謂其能復行王化也昔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旣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列國之公

子出其言善君子謂其可以為君然則宣王因旱而
憂百姓王化復行何疑之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在見
雲漢天河也倬然昭明回曲見于天則非雨之候也
宣王憂旱仰觀天象不見雨候故歎時人之無辜遇
此喪亂饑饉也薦臻謂重至非一歲之旱也國有凶
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故曰靡神不舉謂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三牲無所愛圭璧已畢陳神寧能莫我聽乎
旱既大甚藴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瘞靡
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丁故
藴隆者暑氣藴蓄隆盛蟲蟲然動而不舒也當此之
時王不敢憚暑而殄絶精意之禋自郊至宫謂由郊
壇至宫廟則天地祖宗皆奠瘞其禮物百神無不宗
而尊之矣周家之祀莫重於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舉其神之尊者曰后稷曰

上帝而訴之謂后稷既不能救我之旱上帝又不降監我之誠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受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雷在

旱既甚而不能推知其故則徒有恐懼而已兢兢業業則心動意懼如雷霆發於其前而不遑寧處也周之黎民遭厲王之虐所餘已無幾又繼以旱則無有孑然獨存者是天不以餘黎與我也天不遺與我以

民豈不相畏併與先祖之基業亦將摧敗乎曰靡有孑遺甚之之辭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呂在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旱既甚而不可沮止矣赫赫而暴炎炎而熱措身無所矣國之大命亦不能遠矣靡有視我如此而顧念我者矣上章既於羣祀之中訴於神之尊者如后稷如上帝此章則又於羣祀之中舉其神之親者而告

之如雩祀之羣公先正宗廟之父母先祖是也案月令仲夏之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羣公先正即雩祀之百辟卿士也宣王憂旱而祀羣公先正謂前日既能有益於民矣今乃不能助我乎父母先祖既非生我且以大統傳我矣今乃忍予受旱之禍而不救乎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山川旱魃蒲末爲虐如惔談如焚我心憚徒旦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旱既甚而草木焦枯水泉涸竭山川如洗滌然旱魃之神肆虐不已如火之惔炎如火之焚燎我心既已畏暑矣而憂心又如熏灼然羣公先正則不我聞知矣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去其位也不我聞怨辭也故不敢及父母先祖俾我遯遜辭也惟昊天上帝可以言此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都田七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旱旣甚又以遯去其位非人主之道故黽勉在位畏而不敢去也復自推求其故謂天何爲病我以旱使我憯然憂傷莫知其故祈穀于上帝旣爲旱甚祭四方與社稷又不爲晚奈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度以我之敬恭以事明神宜無悔吝而遭此譴怒也言宣王之能自反如此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哉庶正疚救哉冢宰趣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旱既甚而主憂國危羣臣朋友則分散奔走以救旱無復有統紀矣鞫窮也庶官之長曰正則既窮而無所措矣疚病也冢宰之率其屬則既病而不能興矣下至趣馬之掌馬政者師氏之掌失得者膳夫之供飲食者左右之與使令者靡人不周徧奔走無不能

止其庶事以懼禍謂羣臣如此則我之在尊位如何安處乎此所以仰天而訴之也里者所以安處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古人蓋以里爲處也說者曰歲凶而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其說亦本之詩意不能無少異姑存之

瞻卬昊天有嘒呼惠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格無贏盈大命

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仰天而視之嘒然衆星之明則亦未有雨意也上章既言在朝之臣無不能止其庶事於是從而勉之曰大夫君子凡所以竭其精誠以望天之昭格者已無餘矣不可以國之大命不能及遠而遂棄其前功也謂當益勉求其昭假之道耳然我之此言非求爲我一身之私蓋欲以定庶正未有天未悔禍烖未息民

未寧而庶官能定者也至是極矣故終始仰天而告之曰何時惠我以安寧乎仍叔此詩皆歷陳宣王憂民之意非序不能發明之熟味詩人之言所謂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皆炳然可見惟王化復行乃言外之意是詩八章皆賦也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服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宣王中興之功其大者外則建國親侯內則任賢使

能故尹吉甫作崧高烝民二詩鋪張其事建國多矣莫重於申伯蓋式是南邦方伯之任也任賢多矣莫重於山甫蓋補袞之闕宰相之任也申伯入謝在先故崧高作於前山甫徂齊在後故烝民實次之然則是詩生甫及申謂生山甫及申伯也說者泥唐虞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之說以爲神佑其子孫在周有齊許申甫皆其後也遂以甫爲穆王之甫侯申爲宣王之申伯夫遠取穆王之臣以配申伯已非人情而

謂神專祐掌祀者之子孫抑又近誣其失蓋自以崧高維嶽爲四嶽耳且方美申伯之賢而併言四嶽誠爲迂濶近世儒者有援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說者曰吳嶽也漢地理志又扶風汧吳山在西古亦名汧山鎬京宗周在雍州之境吉甫占土風而發詠指吳嶽而爲詩謂高而且大者西州之嶽山故能降神而生賢其說誠足以破學者之疑而以甫爲甫侯則不能爲說亦考之不精耳且詩人吟詠

或兼言姓名或止言其字或言國而不及名或言名而不及姓如黄鳥子車奄息之類子車氏也奄息名也此兼言姓名也如燕燕仲氏任只之類仲戴嬀之字也此止言其字也如何人斯維暴之云之類暴國也而不及名如江漢虎拜稽首之類虎名也而不及姓今吉甫於申伯言其國於山甫言其字皆有義例近舍山甫而遠取甫侯理不可信況二詩作於一時崧高以申及甫爲嶽之降神烝民以山甫爲天之所

生其義既一而所謂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其事亦同安得遠取甫侯哉所謂在周有齊許申甫彼自爲四姓如王風揚之水戍申戍甫戍許是也何與於宣王之中興哉意吉甫作崧高之詩烝民之詩已萌其胄次故於首章併及中興之大臣後世文人多用此體如本朝蘇文忠軾作富韓公弼銘詩先言篤生萊公謂寇凖也繼以堂堂韓公與萊相望蓋二人之功同在北方而寇凖以景德元年盟契丹富弼實生是歲

故軾謂天命則然人以為知言此其尤著者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此章言周之嶽山既以為高而且大曰崧又以為駿大而上至于天蓋詩人美申甫之賢故言其鍾秀之地亦極其高大曰降神云者謂神靈秀異之氣降而生申伯山甫也商頌美伊尹曰允也天子降于卿士亦此類也申伯為方伯於外山甫為宰相於内皆為

周之幹臣其衛上一也故曰維周之翰周室既有此幹臣故外侮不至故曰四國于蕃上澤不壅故曰四方于宣孔子閒居引是詩鄭氏釋之亦以爲仲山甫申伯必有據而云

亹亹申伯王纘祖管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此章以下則專述申伯之事詩人稱美人臣有卒章歸功於賢相如六月美吉甫而終之以張仲孝友謂

吉甫非有張仲在內則不能成功也有首章兼美於賢相如是詩美申伯而始之維申及甫謂申伯非有山甫在內亦不能成功也詩人之言豈苟然哉亹勉也纘繼也式法也申伯始以申國之賢諸侯入爲卿士既佐王有功王遂使繼其前日之事改大其邑俾邑于謝以爲南國之式則方伯連帥之任也其營謝邑也特命召虎以卜築之役名伯既告成則申伯之宅定矣於是申伯得以成此南邦之功而世守之也

此詩命名伯以定其宅徹其田峙其粻命傅御以遷其人錫鉤膺如同姓錫介圭以為寶皆異禮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什一之法也傅御猶侍御也私人則家臣也申伯之德固足為南邦之式故王申命之可謂不忝矣是以詩人再言之明其稱也謂王命申伯於南邦非私恩也蓋欲因謝邑之衆大以表申伯有功

於民爾於是又命名伯爲徹其土田而取其什一之稅命傅御爲遷其私人以就其謝邑之居然則宣王之於申伯恩意可謂周洽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畧鉤膺濯濯直角

申伯之功指城謝之事也城謝之役經始於名伯而終成於申伯故曰申伯之功名伯是營黍苗所謂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是也俶始也謂營謝自城郭始而

次及寢廟既成則謝之爲邑藐藐然廣大矣而王所錫予者四馬則蹻蹻而高壯樊纓則濯濯而美澤曰鉤膺謂鉤樊纓也周官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錫申伯以此異禮親之如同姓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此章詩人道申伯行王臨遣之辭也故曰往近王舅謂往之之日已近也路車即上章所謂鉤膺也乘馬

即上章所謂四牡也謂圖所居莫如南土者侈其惠也錫以介圭亦異禮也周官介圭天子所服故雖錫之特用以作其國之寶耳韓奕言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正謂獻其方物有介圭焉以脩覲禮亦非韓侯所自服也往近王舅以見上顧戀之意既歎其將行又祝其永保有南土也説者以申伯爲宣王舅其後幽王亦娶申后疑周之世姻也

申伯信邁王餞（淺賤）于郿（亡悲）申伯還南謝于城歸王命名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其粻張式遄市專其行

此章詩人道王臨遣申侯之辭也曰信邁謂今信往南國矣曰誠歸謂今誠歸南國矣皆以見欲延留而不能之意其信往之始王則親與之飲餞于郿之地其誠歸之後王又命召伯用什一之所取以為儲峙餱粻之備二者皆異禮而恩意優渥有加無已故申伯不遑自安用是速往于謝恐有要君之嫌然則申伯可謂善處矣說者乃謂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

非也宣王申伯君臣之間豈若是歟

申伯番番^(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嘽嘽聲衆貌申伯入謝氣象如此其武

侍御如此其衆周人皆喜相謂曰汝有良翰矣謂其

足以爲周室之幹也申伯至此豈不顯乎尊爲王之

元舅而資兼文武皆足爲法可謂光顯也

申伯之徳柔惠且直揉^(汝又)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柔雖臣道然專於用柔非善也故申伯之德曰柔惠且直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蓋惠者順之至也嘉者美之至也柔惠順矣不濟以直是妄從人者也柔嘉美矣苟過乎則是失其性者也二者皆不足爲善今申伯之德以柔惠爲本而行之以直則萬邦雖衆無不揉服而四國雖遠皆有令聞蓋以巳之德能柔而直故人亦順其柔惠而譽其直也吉甫作此詩使工

歌誦之其言雖為甚大其風則肆而美詩孔碩則足以鋪張其徳風肆好則足以感動其心以是而贈申伯可以無愧蓋吉甫自謂非己不能言申伯之徳非申伯不足稱其言也以其言可以動人則雅有風之體故謂之風是詩八章皆賦也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_{張仲}

崧高烝民二篇其詩曰以贈申伯曰仲山甫永懷乃是僚友相贈遺之詩序皆曰美宣王何也蓋内外之

臣非見知於人主而任用之專則功何由而成名何由而遂此所以美宣王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一山甫獨專其美蓋中興賢相山甫爲冠諸臣皆不及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夷好呼報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物者性之善也則者不可過也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仁人過乎物則兼愛矣孝子過乎物則滅性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不曰善

而曰衷蓋衷中也不使之過所謂受中以生是也民之秉彞所謂若有常性人能順其常性則自然知好德矣孟子引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懿德此孟子發明性善之說本孔子之遺言與詩書相表裏所以度越諸子也是詩將以美山甫之賢謂天監視有周之德其明甚至故保佑宣王爲生賢佐而先言人之性善何也蓋詩人之意謂山甫之好懿德亦人性之常也他人不

能有其常性故不知好德山甫之知好德亦秉彝之民耳遂為周之賢佐亦與孟子論伊尹為天民之先覺謂伊尹覺民之道亦天民之固有伊尹獨能先覺故能覺後覺也下章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亦與此意同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嘉維則所謂不過乎物也柔而過乎物則為六極

之弱失其性之善不足爲美矣惟其體人臣之柔德而不至於過故外雖令善其儀色而中不忘於恭敬事雖必法於古訓而身不敢忘其威儀山甫之德如此所以能奉若天子之明命而使之賦政于四方皆不過乎物之效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壁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百辟百國之君也纘繼也戎汝也山甫其周之世臣

歟其德足以爲百辟之法亦繼汝祖考之舊也用世臣以當國故能保王之身體傅王之德義出則承而布之納則行而復之譬之喉舌言之所由出也山甫能宣道王命如此故以之賦政于四方莫不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上章言山甫能宣道王命故此章言宣道王命之實

肅肅嚴也若否猶言順否謂有便有不便之類也王命之嚴大臣固當將而行之苟明不足以知邦國之情順之與否則必有拂人情不可行者矣既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於奉行之際必有取舍務在曲當而後已此王命所以必行人情所以惟允也夫明足以察人情之從違則明可謂哲矣明而至於哲上而王命則行而無壅下而人情則允而無怨大臣保身之道孰大於是異於區區全身遠害者而山甫之心

不敢恃此以自足猶能蚤夜以思恪勤不怠惟恐於
事君之道有所未盡此山甫所以爲賢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語人亦有言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
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此二章皆舉時人之言以發明首章之意上章謂人
之有剛有柔所謂善也柔至於無不茹而納之剛至

於無不吐而拒之是過乎剛柔者也雖山甫知有物必有則故柔亦不至於無不茹剛亦不至於無不吐所謂不過乎物者如此故其見於接物鰥寡且不侮之安有用剛之過彊禦且不畏之安有用柔之過此發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也下章謂德輕如一羽若甚易舉也而莫有能舉之者我儀則而圖謀之維山甫乃秉彝之民故能舉是德惜乎莫有助之者衮上公之服也喻宰相之職他人既不能舉德則於衮職

未免有闕失之事維山甫有德足以當其任故於袞職能彌縫之以補其闕失此發明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也或以袞爲指王者非也上既言王躬是保何爲又言補王之闕失九罭曰是以有袞衣兮指周公也韓奕曰玄袞赤舄指韓侯也詩人嘗以袞指大臣未嘗以袞指王者況言袞而加以職亦非王者之稱謂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捷在接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七羊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章言山甫被命城齊而祖祭之日四馬則業業而震動征夫則捷捷而敏疾恐不及於事迨其既行則四牡彭彭而張盛八鸞則鏘鏘而和鳴皆知王所以命山甫城彼東方之齊者蓋將以固吾圉故吉甫因人情之樂而記之

四牡騤騤求龜八鸞喈喈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章言山甫既城齊而歸而四牡猶騤騤而彊八鸞猶喈喈而和以明役不久而告成故曰式遄其歸言其疾也吉甫作此詩使工歌誦之其言之美足以感發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故山甫聞其言永懐於中足以自慰而不能忘也説者謂城齊蓋去薄姑而遷臨菑也或以史記世家考之治臨菑乃獻公夷王時也竊意夷王時雖遷而城郭未為周備故宣王城之者歟是詩八章皆賦也

韓奕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大雅美宣王詩五篇外而方伯內而宰相如崧高烝民則既言之矣韓奕錫命韓侯則爲崧高之類蓋亦建國親侯之事也江漢命召虎平淮夷則爲烝民之類蓋亦任賢使能之事也四詩皆出尹吉甫一手故其序如此常武一詩乃召穆公於既平淮夷之後慮宣王狃於一勝窮兵不已故因以爲戒雖均爲美詩而常武深矣說者謂錫則錫之以物命則命之以政

分而爲二此鑿説也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錫命云者天子寵諸侯之事也春秋不言其物而詩人言之蓋詩人之言侈上之賜也春秋不言以王命爲重也蓋申伯之鉤膺介圭韓侯之鉤膺鏤錫皆異禮也所以旌有功後世乃竊錫命之美名爲九錫之篡具兼取弓矢圭瓚之屬雜以不臣之禮與誦詩發冢者何異昔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不

得用之禮樂持正論者猶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使周公無恙必有辭以處之蓋名分之嚴聖人尤致其謹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既非周公之志則謂成王以是祀周公惟周公之廟可用羣公之廟不得而用亦非通論也豈有生既非其志歿則享其祀由是言之所謂周不當賜魯不當受蓋知禮矣孔子入大廟每事問非不知而問也微意蓋在於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恭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壁古旦

梁山在古韓國之地禹貢言壺口治梁及岐蓋壺口在兾州言禹之治水在壺口始由梁山以及岐山也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蓋邠在梁山之東岐在梁山之西言大王去邠過梁山以及岐山也韓非六國之韓乃武王之後左氏傳所謂邘晉應韓

也後爲晉所滅則梁山又在晉矣故爾雅曰梁山晉望也案九域志同州韓城縣古韓國也梁山在馬左氏傳言晉梁山崩是也梁山其大奕奕而其下則道路倬然而顯明蓋將言韓土之美因思禹去水之害而後梁山始可以爲田尤可思也故曰維禹甸之韓侯之受命于此也王親命之曰其繼汝之祖考無廢我之命能蚤夜不解怠虔固恭謹以在位則我之命汝亦當久任責成不輕變易不特用此捍禦不來庭

之方國亦以佐助汝爲君之道也韓既爲姬姓之國則爲諸侯非一世矣故宣王舉其祖考而命之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_弗錯衡玄衮赤舄_昔鉤膺鏤_漏錫_羊鞹_{苦郭}鞃_{苦弘}淺幭_{莫歴}鞗_條革金厄

韓侯乘奕奕之四牡甚脩長而張盛蓋不言其入而稱其車馬美之至也介圭王者服御之重器韓侯以是脩覲禮亦美其能尊上也案禹貢雍州厥貢球琳

琅玕古韓在雍州之地雖曰韓侯貢其方物然如介圭至重而可寶亦不易得故詩人美之韓侯之入覲既知尊君親上有功而無廢禮故王之錫韓侯其儀物亦爲甚盛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謂注旄於竿首爲貴賤之章表故曰綏章此言旂之美也簟茀者漆簟以爲車之藩蔽錯衡者錯置文采於車之衡此言車之美也玄衮者以玄帛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者赤色之履舄此言衣用上公之制也鉤膺者馬

之膺以金爲鉤而加以纓金路之鉤樊纓是也鏤錫者馬之額飾以金在眉之上玉路之錫樊纓是也此言兼用金玉二路之飾也鞹鞃者鞹革也鞃軾中也謂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也淺幭者淺虎皮淺毛也幭覆軾禮記作幦謂以有毛之皮覆蓋於軾上也鞗革者以革之鞗爲轡首也金厄以金爲小環纏搤之也此言車馬之飾無不備者棻巾車五路之制金路無錫有鉤今曰鉤膺既用金路之飾又曰鏤錫

是兼玉路之飾也可謂異禮矣然用以賜人臣故不嫌於厚若王者服御則不可紊其制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徒顯父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薄交鼈鮮魚其蔌速維何維筍恤尹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余侯氏燕胥

此章言韓侯既朝于京師其反于韓也有祖道犯軷之祭其出宿於屠之地也王之卿士有顯父者爲飲餞之禮酒則用百壺言其多也殽則有魚鼈言其旨

也敎則有筍蒲言其時也又贈所乘之馬大路之車以將其厚意蓋上章言王之所錫皆車馬之飾以章其異禮此章專言車馬乃朋友之贈遺孔子在鄉黨朋友之贈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則知古之人臣有相贈以車馬之義籩豆有且者謂旣有而又多言飲餞之籩豆其盛如此而諸侯之在京師而未去者來與飲餞皆燕樂也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符云 俱衛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之祁祁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此章言韓侯旣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以爲汾王也猶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鄂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共謂之共叔也又楚人謂王不終者爲敖葬郟者曰郟敖葬訾者曰訾敖其汾王之類乎說者以莒郊公犂比公爲比非也案左氏傳莒夷無

謚於是有羿比公郊公茲丕公著丘公皆以號爲稱與汾王以地爲稱不類矣蹶父卿士姞姓也韓侯親迎于蹶里百兩彭彭而張盛八鸞蹌蹌而和鳴其光華豈不顯乎此諸侯親迎之禮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故言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之貌而衆也韓侯望而視之爛然盈蹶父之門蓋合迎送而言之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韓姞（其一下同）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訏訏（況甫）魴鱮（房序）甫甫麀（憂）鹿噳噳（愚甫）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此章言蹶父甚武健常將王命而行諸國隂爲其女視其所居以韓國爲最樂其所樂者何以言其地則川澤訏訏而大以言其物則魴鱮甫甫而美麀鹿噳噳而衆有熊羆焉有貓虎焉庶類既蕃則居可樂矣慶喜也令善也喜其居之善也韓姞於是燕安而稱譽其韓土之樂也或曰熊羆與虎皆摯獸也足爲人

之患而韓土乃以爲樂何哉曰詩人之詠取其物之蕃以驗其土之美故雖摯獸必深山大澤而後生焉天地之間安能决擇必生瑞物故雖治世有麟鳳亦有梟獍有芝草亦有鉤吻所貴於人者能制其惡使之不爲患耳非能絶其類使之不生育也摯獸雖猛苟有機穽罔罟之屬以禦之適足爲用故熊羆之皮可衣而其肉可食貓以食田鼠虎以食田豕豈不樂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毗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名公之國也以燕師而城韓雖不可考然申伯之宅亦名公之所營安知韓初封時非王命燕師往城之邪春秋之時城邢城杞之類皆霸主合諸侯之力爲之豈非尚存先王之遺制邪所謂以先祖受命即指韓初封也是時因百蠻肆擾周王於是錫

韓以追貊之地奄者撫而有之也如後世覊縻化外之郡帥府領之是也韓既奄受北方之國為之方伯於是實墉則脩其城實壑則濬其池實畝則治其田實籍則正其稅又貢其北國之所有貔之似虎者豹之赤者羆之黃者皆奇獸之皮也用以獻於天子此皆追記韓初封時事以為韓侯之寵也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貊為北方之國先聖有蠻貊之說追為北方之國始見於此詩六經之所存

學者必欲旁求他證何其惑耶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名穆公虎非將也平淮夷亦非專於用兵也其詩無
執訊獲醜之事曰來求求其巢穴也曰來鋪陳其師
旅也四方遂爾平王國遂爾定一時無有爭戰之患
王心享安逸之休嗚呼孰謂宣王命召虎平淮夷乃
與帝舜命禹征有苗之事相類來求來鋪與舞干羽
何異旣平旣定與有苗格何異序詩者謂能興衰撥

亂信可美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常武二詩皆言淮夷是詩言江漢之滸淮南之夷也若淮北則非江漢所由入之路矣常武言省此徐土淮北之夷也若淮南則徐土非接聯之地矣江漢雖因所見以起興亦以喻王師如江漢之流不可犯也浮浮言江漢東流之貌滔滔言武夫衆往之貌

武夫指士卒也出我車謂戎車也設我旟謂鳥隼也車旟指將帥也士卒則曰匪安匪遊謂非敢安然來遊以淮夷之故來求其巢穴耳將帥則曰匪安匪舒謂非敢安然舒緩以淮夷之故來陳其師旅耳來求來鋪而淮夷遂平可謂有征無戰矣

江漢湯湯書羊武夫洸洸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流溢貌洸洸武怒貌詩人見江漢之湯湯謂武

夫之洸洸實似之王師之出不專誅討一施經營遂告成功四方既已悉平王國庶幾底定時無爭戰之事王心所以安也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江漢之濆乃王命召公陳師之地也召公豈專為征伐哉式辟四方則爲之正其法度也徹我疆土則爲之治其田賦也非以病之亦非以急之使王國咸取

中馬疆理之政暨于南海則淮夷固在其内是乃服淮夷之道與專以兵威服之者有間矣
王命名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名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名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周徧以撫其民也宣布也宣布以廣其澤也王之命名虎者其意宏大如此可以無愧於文武矣猶稱文武受命召公之祖康公實爲幹臣今爾既爲康公之孫亦當以康公之事文武者事我無以我爲

小子不若文武而不似續康公之功也肇始也敏疾也公事也自今以始能敏疾汝之事我用是錫汝以福爲之報也蓋言宣王自謙而勉臣下之言如此

釐力之爾圭瓚才旱秬巨鬯勑亮一卣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此章言錫福之事也釐分也卣尊也分以圭柄之瓚副以秬黍之酒使爾得以告于文德之祖謂康公也君之祖曰文祖臣之祖曰文人不敢同於君也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此言周之錫山川土田於名公之國舊矣自周受命之始爾祖康公已被此命今又得圭瓚秬鬯以告之是重有寵榮也召虎稽首拜上之錫無以論報惟稱君壽考可以見區區耳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此章言報君之事也對荅也揚稱也休美也考成也召虎何以報上惟荅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

業是乃報上之實也召公之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此詩主於平淮夷故卒章因以進戒謂武功固成不可恃也所願明明天子在上令聞垂於無窮矢陳其文德以和洽此四方之國則功德兼隆矣昔有苗逆命益有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之言舜誕敷文德而有苗遂格今淮夷既平吉甫陳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之戒何也帝者專尚文德而後武功王者則陳文德以濟武功此其

所以不同與是詩後三章所陳乃君臣相戒飭之辭且明施報之義後世爲彝器之銘識往往多竊取其辭未必明其義如載敦銘云載拜稽首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寶敦蓋不知作名公考之説故用爲祖考之考學者不當反執此器以疑經試以是思之是詩六章皆賦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凡詩無其文特立名以命篇其義深矣常武作於召

穆公蓋取前篇尹吉甫所詠矢其文德之意前篇假
虎拜稽首為辭謂武功不可恃必矢文德而後洽四
國故穆公承其意為是詩而立常武之名謂德可常
而武不可常有德矣固可以立武苟狃于一勝以武
為可玩而怠於進德則前功或廢故德以有常為美
而武功雖已立不可忘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泰同下祖大師皇父整我六
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明明大宣王命將之光顯也宣王所命之卿士論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官則大師字則皇父也皇父既為文王時名臣南仲之後宣王復命為將可謂光顯矣至幽王時猶為卿士十月之交所謂皇父卿士是也皇父在宣王時雖已為三公未有顯過故詩人美之至幽王不自為政皇父乃專權竊命為一時羣小之宗詩人刺之不一而足何一人之身先知後愚由上之人御得其道與失其道之異也豈不為後

世之永鑒哉皇父為將既能整治六軍以脩戎政又能敬其事戒其徒使不為侵暴以惠此南國之人可謂有將之才不忝乃祖矣豈非宣王善御以致之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周世卿也在幽王時小雅或謂之赫赫師尹或謂之尹氏大師則尹氏後亦為三公矣王者出師元帥則王親命之司馬以下則使尹氏選舉而復以王

命授之宣王既命皇父為元帥故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蓋使之左右陳其行列掌師旅之戒令司馬之職也於是循彼淮涯以視此徐土或曰徐土或曰徐國或曰徐方皆言淮北之夷也既為視民之疾苦而來豈宜復自久留處其地故速斂兵而退使三農之事無所妨而就其業也三農或曰原隰及平地或曰上中下農夫不若以三時務農為三農與不久留之意合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始者大師皇父奉王命出師人見其赫赫然而顯明業業然而震懼皆曰天子之命其嚴如此乃使之舒徐或保而守之或作而行之非有所紹而急非有所遊而緩既入其徐方之地弟見彼人絡繹於道騷動而不寧夫絡繹而騷動固我師有以震驚之也心既不寧則視我師之行如雷霆之作於上莫有不震驚

者蓋以虛聲懼之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如虓火交虎鋪敦如

淮濆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上章言人心之震懼此章言王命揚其威武有所奮

擊則如震雷之怒無不摧仆進虎臣而鏖戰闞然如

虓怒之虎莫之敢當鋪陳敦厚之師於淮涯之上就

執其衆虜於是淮浦截然不可犯人以謂眞王師之

所處異於如兒戲者矣

王旅嘽嘽吐丹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嘽嘽衆喘息貌以見其盛而不譁也王師能如此故師之所處如飛翰之不可襲如江漢之不可犯如山之苞則其本不可揺如川之流則其勢不可禦緜緜則續而不絶翼翼則整而不亂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所以能大征徐國以全取勝也詩人極形容之言不一而足如飛如翰止言羽翰之飛若所謂

鴻毛遇順風是也一句雖有兩如字乃古文之一體若如震如怒亦一謂如震雷之怒擊耳必欲分為二事非善讀詩者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前數章所稱宣王之用兵盛矣美矣而非常武之所尚也召穆公之意謂德為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

易入也後之爲辭賦者或竊取其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人之遺意也猶道也允信也塞充實也王猶允塞所謂常德也徐方之來歸豈專畏宣王之兵威哉亦以王猶允塞之故蓋得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之意曰既來美其始來也曰既同美其畢來也徐方畢來固可以言天子之功然豈易致哉以經營四方咸得其道四方既平矣徐方乃造天子之庭蓋淮夷尤爲狡詐故來歸獨後

於衆國彼狠子野心叛服不常今雖不敢回違固不可保其往也王曰還歸言必振旅而歸益常厥德乃可杜後患耳警戒之言若緩而甚切非務公之賢不及此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瞻卬同仰下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凡伯為板之詩以刺厲王有曰老夫灌灌又曰匪我言耄已非少壯矣今歷年既久又刺幽王大壞則非板之凡伯明矣凡為周同姓之國豈非入為卿士歟

瞻卬名旻二詩蓋板之子若孫也厲王大壞始病者也幸遇宣王之良醫幽王大壞再病者也平王乃庸醫耳周室殆不可為矣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知隣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蟊牟賊蟊疾靡有遺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勑留

昊天望其明也瞻卬而呼窮則反本也先陳其意而後呼天以告亂猶未甚也遽呼昊天始言其情則心

愈急矣此亂之極也惠養也塡塞也瘵病也厲凶也夷平也屆止也瘳愈也謂天何不惠養我乎使我甚抑塞不遑寧處也今天之降此大凶厲庶邦無有安定為士者爲民者俱病矣而小人爲惡以蠹民如食根之蟊食節之賊以病禾者猶未平猶未止也國之刑罰以罔罟斯民若猶未收也病安得平而愈乎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他活)之

此章言國之罪罟不明如此夫刑罰清則民服今國之罪罟無故而黜削其地是土田彼所宜有而上自有之也無故係累其民是民人彼所宜有而上奪取之也無罪者乃拘囚之有罪者乃脫出之刑罰不中如此何所措其手足哉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為鴟（處之）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此章言幽王之亂皆生於褒姒因言男子有智者乃能成人之國女子有智者適足敗人之國懿美也以哲婦為美而尊寵之必為梟鴟之惡蓋二物皆隂類也長舌猶多言也婦人之多言必為凶亂之階梯與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同意故亂非自天降也由婦人而生也婦寺類也婦人與宦寺之所為皆不俟敎誨而能謂人人相似也幽王既喜婦人必喜宦寺豈非以其同類乎

鞫人忮之䏻忒譖始竟背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古

三倍蒲罪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此章言婦人之患最為窮極而不知止也鞫窮也心忮害而多變忒所以能窮人也始則譖毀之終竟棄背之豈不曰已極哉何為尚作慝惡而未已也蓋君子與婦人固自各有其職售物而謀三倍之利商賈之事也而君子識之猶婦人不當與公事乃休其蠶織也蓋爲君子而貪三倍之利爲婦人而與公家之

事此心豈有厭足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不祥
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
刺猶責也富猶福也介狄猶言大戎賊也謂天何以
責王神何以不福王以王惟婦人是信而不用善人
是舍大戎賊而不治維予之善類則皆忌之耳此天
所以不弔我民多降不祥王奈何不恐懼脩省謹其
威儀以弭天變乎所謂謹其威儀如側身脩行無敢

戲豫是也今善人皆喪亡無有為王之輔若邦國殆盡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上章既言天降不祥善人亡去故此章中言之謂天降禍以及人猶罔之取禽獸優猶多也幾猶危也天禍既多危故善人多罹其禍而喪亡詩人愛君憂國豈不憂思至於悲傷乎意作此詩時見善人喪亡之

多人以爲天之降禍而罔取之故有是言也罔與罟同

觱必沸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檻泉從下涌出之泉也其源之來為甚深遠喻我心之憂其所從來亦匪止今日故其憂源源未已亦如泉也所可嘆者適今值禍亂耳若禍亂在我之先或

在我之後則憂固可免矣遂嘆昊天雖藐藐高遠然未嘗不仁愛人君無有不能鞏固我國之理王誠率德改行無忝於皇祖今雖禍亂已至尚可用以救後來也傷其大壞尚欲救之此詩人所以為忠厚歟是詩七章卒章興也餘皆賦也

召旻（密巾下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謂天曰旻固取其有閔下之意說者皆疑詩序言閔

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以為行辭然是詩卒章實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又曰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則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正詩意也命以召旻恐亦以此彼小雅有小旻乃爲大雅而設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都田 魚呂

謂天曰旻本望其閔下今乃疾用其威虐蓋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人民卒皆流移內而我居之國中

外而邊圉之四境卒皆荒蕪空虛豈非疾用其威虐乎所謂閔下者安在哉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戸工昏椓丁角靡共恭潰潰回遹聿實靖夷我邦

前篇言罪罟不收國之罪罟也此詩言天降罪罟天之罪罟也降與降罔同義小人蠹國如蟊賊者旣訌潰於内以惑人主而被宮刑爲閹人謂之昏椓者亦不共其事皆潰潰敗亂其職以邪僻相述安然夷滅

我邦而後已詩人以小人與宦寺用事為天之降罔謂天實使之無所歸咎之辭也前篇言婦寺即此篇所謂昏椓也昏與閽通椓謂椓其陰書所謂椓黥是也靖安也菀柳曰俾予靖之亦謂安以待之也

皐皐羔訿訿紫曾不知其玷丁角兢兢業業孔塡知鄰不寧我位孔貶

字書曰禮祝曰皐登歌曰奏皐之言告也訿之言毀也此章君子小人並仕於亂世小人則皐皐相告訐

訿訿相譖毀不自知其玷缺君子則兢兢然戒謹業業然危懼憂思甚抑塞而不遑寧處也夫世治則君子以在位為榮世亂則君子以在位為恥與小人並立於朝則貶辱甚矣蓋恥之之之辭也說者以皐為緩文義不通且詩無緩意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茂如彼棲西苴七如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敗亂之貌庶草固茂矣當歲旱則暵乾無不潰敗

其茂者既失其茂則枯槁無潤澤如木上之棲苴無復生理也詩人言此皆甚之之辭謂視旱歲之草豈不潰敗其茂如視此邦之人亦無不潰敗其止者止謂居止也潰止則不能安居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皮賣胡不自替職兄沉下同斯引

此章歎昔日之富不如今時之病今時之病未有若此之甚也替廢也職主也彼小人宜食疏糲者乃食

此之精粺謂小人食君子之禄何不自廢退猶主職其事兹若是其引長也説者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又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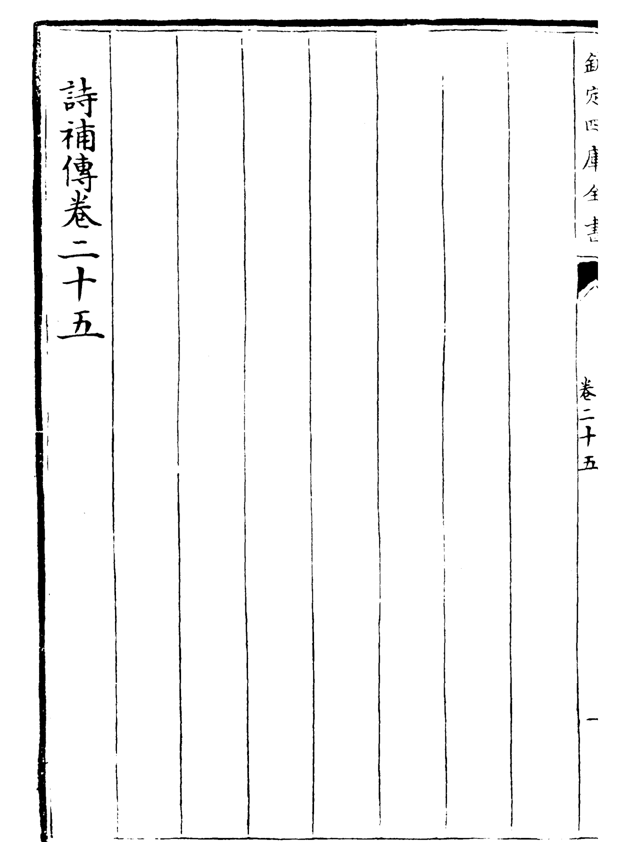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此章池泉之喻蓋論國體也頻水涯也中水源也池之所以竭者由其涯之竦漏也泉之所以竭者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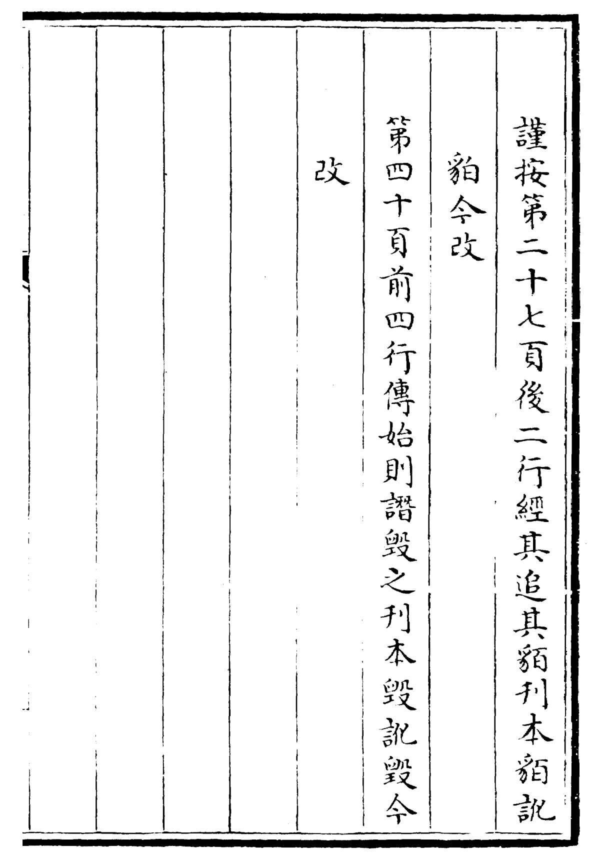
源之他泄也今池竭而不云自頻泉竭而不言自中是不知弊端之所由失其救弊之道終於竭而已矣以喻幽王之為國外則不固其隄防内則不窒其倖門溥徧也今既徧有此内外之害矣而小人主職其事者兹若是其廣大我躬指王身也欲裁不及於王身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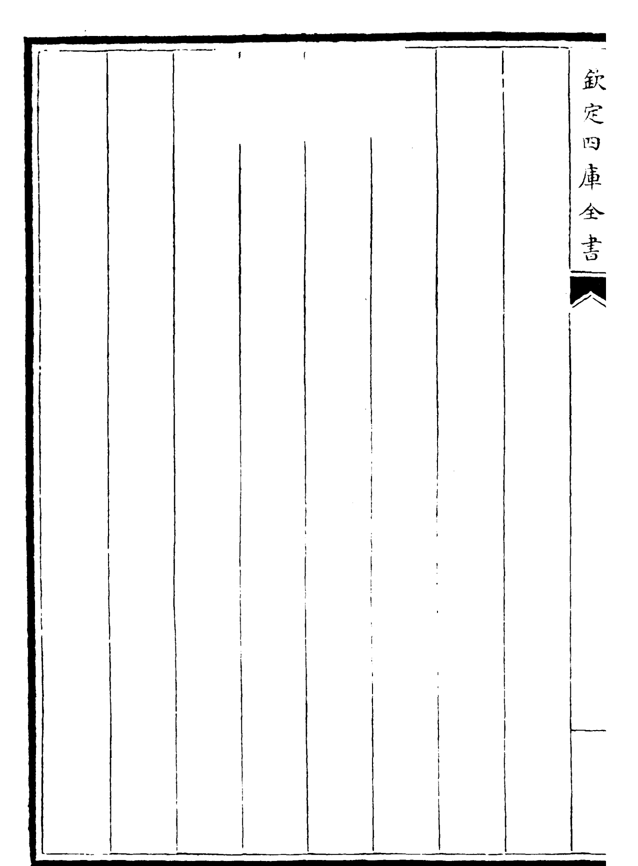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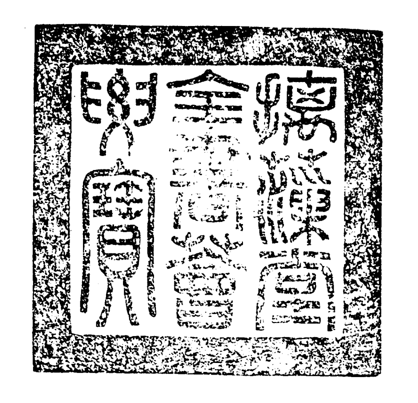
此章傷幽王土地人民日以削小僅守畿内近地耳故有闢國蹙國之言先王受命謂文武也召公謂康公也召公能使教明於南國化行於江漢是日闢國百里也幽王用非其人四夷交侵中國背叛是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悲傷之極也旣悲傷之又思有以救之在用舊德之人耳維今之人豈不尚有舊德者乎何爲不用也凡伯愛王之至故責王之深如此是詩七章其四章比也六章興也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五


謹按第二十七頁後二行經其追其貊刋本貊訛
貊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傳始則譖毀之刋本毀訛毀今
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許思光